

秦

漢

書

疏

西漢書疏卷之四

明武昌吳國倫校

漢元帝

劉向

字子政漢宗室散騎宗正給事中

條災異封事

臣前幸得以骨肉備九卿奉法不謹乃復蒙恩竊
見災異並起天地失常徵表爲國欲終不言念忠
臣雖在眵眵猶不忘君惓惓之我也况重以骨肉
之親又加以舊恩未報乎欲竭愚誠又恐越職然
惟二恩未報也惟思也忠臣之義一抒愚意退就農畝

死無所恨臣聞舜命九官

尚書禹作司徒咎繇作士垂共

工盜朕虞伯夷秩宗夔濟濟相讓和之至也衆賢

典樂龍納言凡九官也

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故簫韶九成而鳳凰來儀

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四海之內靡不和寧及至周

文開基四郊雜遝衆賢罔不肅和雜遝聚崇推讓

之風以銷分爭之訟文王既沒周公思慕歌詠文

王之德其詩曰於穆清廟肅雍顯相濟濟多士秉

文之德當此之時武王周公繼政朝臣和於內萬

國驩於外故盡得其驩心以事其先祖其詩曰有

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言四方皆

以和來也諸侯和於下天應報於上周頌曰降福
穰穰又曰飴我螯齶螯齶麥也始自天降此皆以
和致和獲天助也下至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
非怨詩人疾而憂之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衆小
在位而從邪議歛歛相是而背君子故其詩曰歛
歛訛訛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遠謀之不臧
則具是依君子獨處守正不撓衆枉勉彊以從王
事則反見憎毒讒愬故其詩曰密勿從事不敢告
勞無罪無辜讒口螫螫當是之時日月薄蝕而無
光其詩曰朔日辛卯日有蝕之亦孔之醜又曰彼

月而徵此日而徵今此下民亦孔之哀又曰日月
鞠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天變見於上
地變動於下水泉沸騰山川易處其詩曰百川沸
騰山冢卒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哀今之太胡憐
莫懲霜降失節不以其時其詩曰正月繁霜我心
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言民以是爲非甚衆大
也此皆不和賢不肖易位之所致也自此之後天
下大亂篡殺殃禍並作厲王奔彘幽王見殺至平
平王末年魯隱之始即位也周大夫祭伯乖離不
和出奔於魯而春秋爲諱不言來奔傷其禍殃自

此始也是後尹氏世卿而專恣

春秋傳曰尹氏者天子之大夫也

其稱尹氏何貶也曷為諸侯皆畔而不朝周室卑

貶譏繼卿繼卿非禮也

謂從隱公元年至哀公十四年獲麟也

日食

微二百四十二年之間三十六地震五山陵崩阨二彗星三見夜常星不

見夜中星隕如雨一火災十四長狄入三國五石

隕墜六鷓退飛多麋有蜮蜚鸛鶴來巢者皆一見

蜮短尾狐也鸛水鳥也蜚負蟻

晝冥晦雨水冰

木冰者氣着樹木結為冰也

李

梅冬實七月霜降草木不死八月殺菽大雨雹雨

雪霏霆失序相乘水旱饑螽蝻螟螽午並起

猶雜

也當是時禍亂輒應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

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也周室多禍

晉敗其師於貿戎伐其郊鄭傷桓王戎執其使衛

侯朔召不往齊逆命而助朔五大夫爭權三君更

立莫能正理遂至陵夷不能復興由此觀之和氣

致祥乖氣致異祥多者其國安異多者其國危天

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今陛下開三代之業招

文學之士優游寬容使得並進今賢不肖渾駁白

黑不分邪正雜糅忠讒並進章交公車人滿北軍

朝臣舛午膠戾乖刺

言志意不和
各相違背

更相讒愬轉相

是非傳授增加文書紛糾前後錯繆毀譽渾亂所

以營惑耳目感移心意不可勝載分曹為黨往往
群朋將同心以陷正臣正臣進者治之表也正臣
陷者亂之機也乘治亂之機未知孰任而災異數
見此臣所以寒心者也夫乘權藉勢之人子弟鱗
集於朝羽翼陰附者衆輻湊於前毀譽將必用以
終乖離之咎是以日月無光雪霜夏隕海水沸出
陵谷易處列星失行皆怨氣之所致也夫遵衰周
之軌迹循詩人之所刺而欲以成太平致雅頌猶
卻行而求及前人也初元以來六年矣按春秋六
年之中災異未有稠如今日者也夫有春秋之異

無孔子之救猶不能解紛况甚於春秋乎原其所
以然者讒邪並進也讒邪之所以並進者由上多
疑心既已用賢人而行善政如或譖之則賢人退
而善政還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
之意者開群枉之門讒邪進則衆賢退群枉盛則
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君子道
消則政日亂故為否否者閉而亂也君子道長小
人道消小人道消則政日治故為泰泰者通而治
也詩又云雨雪麋麋見睨聿消與易同義昔者鯀
共工驩兜與舜禹雜處堯朝周公與管蔡並居周

位當是時迭進相毀流言相謗豈可勝道哉帝堯
成王能賢舜禹周公而消共工管蔡故以大治榮
華至今孔子與季孟偕仕於魯李斯與叔孫俱宦
於秦定公始皇賢季孟李斯而消孔子叔孫故以
大亂污辱至今故治亂榮辱之端在所信任信任
既賢在於堅固而不移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
言守善篤也易曰渙汗其大號言號令如汗汗出
而不反者也今出善令未能踰時而反是反汗也
用賢未能三旬而退是轉石也論語曰見不善如
探湯今二府奏佞譎不當在位歷年而不去故出

令則如反汗用賢則如轉石去佞則如拔山如此
望陰陽之調不亦難乎是以群小窺見間隙緣飾
文字巧言醜詆流言飛文譁於民間故詩云憂心
悄悄愠于群小小人成群誠足愠也昔孔子與顏
淵子貢更相稱譽不為朋黨禹稷與臯陶傅相汲
引不為比周何則忠於為國無邪心也故賢人在
上位則引其類而聚之於朝易曰飛龍在天大人
聚也在下位則思與其類俱進易曰拔茅茹以其
彙征吉在上位則引其類在下位則推其類故湯
用伊尹不仁者遠而眾賢至類相致也今佞邪與

賢臣並在交戟之內合黨共謀違善依惡歛歛訛
訛數設危險之言欲以傾移主上如忽然用之此
天地之所以先戒災異之所以重至者也自古明
聖未有無誅而治者也故舜有四放之罰而孔子
有兩觀之誅然後聖化可得而行也今以陛下明
知誠深思天地之心迹察兩觀之誅覽否泰之卦
觀雨雪之詩歷周唐之所進以為法原秦魯之所
消以為戒考祥應之福省災異之禍以揆當世之
變放遠佞邪之黨壞散險詖之聚杜閉群枉之門
廣開衆正之路決斷狐疑分別猶豫使是非炳然

可知則百異消滅而衆祥並至太平之基萬世之
利也臣幸得託肺附誠見陰陽不調不敢不通所
聞竊推春秋災異以救今事一二條其所以不宜
宣泄臣謹重封昧死上

上疏議甘延壽陳湯功

鄧支單于遣子入侍願爲內附漢遣衛司馬

谷吉送之鄧支單于怒竟殺吉等漢遣使三

輩至康居求吉等死也吉尸鄧支困辱使者不

肯奉詔時陳湯使外國久之遷西域副校尉

與戊巳校尉甘延壽謀備制發城郭諸國兵

斬單于首得漢節二及吉谷等所齎帛書凡
斬閼氏太子名王以千五百一十八級虜百
四十五人降虜千餘人既論功石顯在銜以
爲延壽湯擅興師矯制幸得不誅如復加爵
土則後奉使者爭欲乘危徼幸生事於蠻夷
爲國招難漸不可開元帝內嘉延壽湯功而
重違銜顯之議議久不決故宗正劉向上疏

曰

鄧支單于囚殺使者吏士以百數事暴揚外國傷
威毀重群臣皆閔焉陛下赫然欲誅之意未嘗有

忘西域都護延壽副校尉湯承聖指倚神靈總百

蠻之君檻城郭之兵檻總持也出百死入絕域遂蹈

康居屠五重城塞歛侯之旗斬郅支之首縣旌萬

里之外揚威昆山之西掃谷吉之耻立昭明之功

萬夷懾伏莫不懼震呼韓邪單于見郅支已誅且

喜且懼鄉風馳義稽首來賓願守北藩累世稱臣

立千載之功建萬世之安群臣之勳莫大焉昔周

大夫方叔吉甫爲宣王誅獫狁而百蠻從其詩曰

嘽嘽焯焯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蠻荆來

威易曰有嘉折首獲匪其醜言美誅首惡之人而

諸不順者皆來從也今延壽湯所誅震雖易之折首詩之雷霆不能及也論大功者不錄小過舉大

美者不疵細瑕司馬法曰軍賞不踰月欲民速得

爲善之利也蓋急武功重用人也吉甫之歸周厚

賜之其詩曰吉甫宴喜凡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

永久千里之鎬猶以爲遠况萬里之外其勤至矣

延壽湯旣未獲受祉之報反屈捐命之功久挫於刀

筆之前非所以勸有功勵戎士也昔齊桓前有尊

周之功後有滅項之罪項國名也春秋僖十七年夏滅項公羊傳曰齊滅之

也不言齊爲桓公諱也桓公有諱君子以功覆過而繼絕存亡之功故君子爲之諱

爲之諱行事貳師將軍李廣利捐五萬之師靡億
萬之費經四年之勞而虜獲駿馬三十四雖斬宛
王母鼓之首猶不足以復費其私罪惡甚多孝武
以爲萬里征伐不錄其過遂封拜兩侯三卿二千
石百有餘人今康居國疆於大宛鄯支之號重於
宛王殺使者罪甚於留馬而延壽湯不煩漢士不
費斗糧比於貳師功德百之且常惠隨欲擊之烏
孫鄰吉迎自來之日逐猶皆裂土受爵故言威武
勤勞則大於方叔吉甫列功覆過則優於齊桓貳
師近事之功則高於安遠長羅

安遠侯鄰吉長
羅侯常惠也

而

大功未著小惡數布臣切痛之宜以時解縣通籍
除過勿治尊寵爵位以歡有云

侯應

郎中

罷邊備議

竟寧元年元帝以後宮良家子王嬙賜單于
單于驩喜上書願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傳
之無窮請罷邊備天子令下有司議議者皆
以爲便郎中侯應習邊事以爲不可許

周秦以來匈奴暴桀寇侵邊境漢興尤被其害臣
聞北邊塞至遼東外有陰山東西千餘里草木茂

盛多禽獸本冒頓單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來出
爲寇是其苑囿也至孝武世出師征伐斥奪此地
攘之於幕北建塞徼起亭隧築外城設屯戍以守
之然後邊境得用少安幕北地平少草木多大沙
匈奴來寇少所蔽隱從塞以南徑深山谷往來差
難邊長老言匈奴失陰山之後過之未嘗不哭也
如罷備塞戍卒示夷狄之大利不可一也今聖德
廣被天覆匈奴匈奴得蒙全活之恩稽首來臣夫
夷狄之情困則卑順疆則驕逆天性然也前以罷
外城省亭隧今裁足以候望通燧火而已古者安

不忘危不可復罷二也中國有禮義之教刑罰之
誅愚民猶尚犯禁又况單于能必其衆不犯約哉
三也自中國尚建關梁以制諸侯所以絕臣下之
覬欲也設塞徼置屯戍非獨爲匈奴而已亦爲諸
屬國降民本故匈奴之人恐其思舊逃亡四也近
西羌保塞與漢人交通吏民貪利侵盜其畜產妻
子以此怨恨起而背畔世世不絕今罷乘塞則生
嫚易分爭之漸五也往者從軍多沒不還者子孫
貧困一旦亡出從其親戚六也又邊人奴婢愁苦
欲亡者多曰聞匈奴中樂無柰候望急何然時有

亡出塞者七也盜賊桀黠群輩犯法如其窘急亡
走北出則不可制八也起塞以來百有餘年非皆
以土垣也或因山巖石木柴僵落谿谷水門稍稍
平之卒徒築治功費又遠不可勝計臣恐議者不
深慮其終始欲以一切省繇戍十年之外百歲之
內卒有他變障塞破壞亭隧滅絕當更發屯繕治
累世之功不可卒復九也如罷戍卒省候望單于
自以保塞守禦必深德漢請求無已小失其意則
不可測開夷狄之隙虧中國之固十也非所以未
持至安威制百蠻之長策也

賈捐之

字君房賈
誼之曾孫

罷珠厓對

元帝初元元年珠厓又反發兵擊之更叛連
年不定上與有司議大發軍捐之建議以爲
不當擊上使王商詰問捐之曰珠厓內屬爲
郡久矣今背叛逆節而云不當擊長蠻夷之
亂虧先帝功德經義何以處之捐之對曰

臣幸得遭明盛之朝蒙危言之策無忌諱之患敢
昧死竭卷卷

卷與
拳同

臣聞堯舜聖之盛也禹入聖域

而不優故孔子稱堯曰大哉韶曰盡善禹曰無間

以三聖之德地方不過數千里西被流沙東漸於
海朔南暨聲教迄于四海欲與聲教則治之不欲
與者不强治也故君臣歌德含氣之物各得其宜
武丁成王殷周之大仁人也然地東不過江黃西
不過氐羗南不過蠻荆北不過朔方是以頌聲並
作視聽之類咸樂其生越裳氏重九譯而獻此非
兵革之所能致及其衰也南征不還齊桓揅其難
孔子定其文以至乎秦興兵遠攻貪外虛內務欲
廣地不慮其害然地南不過閩越北不過太原而
天下潰畔禍卒在於二世之末長城之歌至今未絕

賴聖漢初興爲百姓請命平定天下至孝文皇帝
閱中國未安偃武行文則斷獄數百民賦四十丁
男三年而一事時有獻千里馬者詔曰鸞旗在前
屬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師行日三十里朕乘千
里之馬獨先安之於是還馬與道理費而下詔曰
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求來獻當此之時逸游
之樂絕竒麗之賂塞鄭衛之倡微矣夫後宮盛色
則賢者隱處佞人用事則諍臣杜口而文帝不行
故謚爲孝文廟稱太宗至孝武皇帝元狩六年太
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都內之錢貫朽而不可校

校謂數計廼探平城之事錄冒頓以來數爲邊害籍兵

厲馬因富民以攘服之西連諸國至於安息東過

碣石以玄菟樂浪爲郡北卻匈奴萬里更起營塞

制南海以八郡則天下斷獄萬數民賦數百造鹽

鐵酒榷之利以佐用度猶不能足當此之時寇賊

並起軍旅數發父戰死於前子鬪傷於後女子乘

亭鄣孤兒號於道老母寡婦欷泣巷哭遙設虛祭

想魂乎萬里之外淮南王盜寫虎符陰聘名士關

東公孫勇等詐爲使者是皆靡地秦大征伐不休

之故也今天下獨有關東關東大者獨有齊楚民

衆父困連年流離離其城郭相枕席於道路人情
莫親父母莫樂夫婦至嫁妻賣子法不能禁義不
能止此社稷之憂也今陛下不忍悄悄之忿欲驅
士衆擠之大海之中快心幽冥之地非所以救助
飢饉保全元元也詩云蠢爾蠻荆大邦爲讐言聖
人起則後服中國衰則先畔動爲國家難自古而患
之久矣何況迺復其南方萬里之蠻乎駱越之人
父子同川而浴相習以鼻飲與禽獸無異本不足
郡縣置也顓顓獨居一海之中霧露氣濕多毒草
蟲蛇水土之害人未見虜戰士自死又非獨殊厓

有珠犀瑋瑁棄之不足惜不擊不損威其民譬猶
魚鼈何足貪也臣竊以往者羗軍言之暴師曾未
一年兵出不踰千里費四十餘萬萬大司農錢盡
廼以少府禁錢續之夫一隅爲不善費尚如此况
於勞師遠攻亡士毋功乎求之往古則不合施之
當今又不便臣愚以爲非冠帶之國禹貢所及春
秋所治皆可且無以爲願遂棄珠厓專用恤關東
爲憂

庄衡

字維圭東海人
丞相封樂安侯

䟽政治得失

特有日食地震之變上問政治得失衡上疏

曰

臣聞五帝不同樂三王各異教民俗殊務所遇之時異也陛下躬聖德開太平之路閔愚吏民觸法抵禁比年大赦使百姓得改行自新天下幸甚臣竊見大赦之後姦邪不爲衰止今日大赦明日犯法相隨入獄此殆導之未得其務也蓋保民者陳之以德義示之以好惡觀其失而制其宜故動之而和綏之以安今天下俗貪財賤義好聲色上侈靡廉耻之節薄淫僻之意縱綱紀失序疏者踰內親

戚之恩薄婚姻之黨隆苟合徼幸以身設利不改
其原雖歲赦之刑猶難使錯而不用也臣愚以爲
宜壹曠然大變其俗孔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
有朝廷者天下之楨幹也公卿大夫相與循禮恭讓
則民不爭好仁樂施則下不暴上義高節則民興
行寬柔和惠則衆相愛四者明王之所以不嚴而
成化也何者朝有變色之言則下有爭鬪之患上
有自專之士則下有不讓之人上有克勝之佐則
下有傷害之心上有好利之臣則下有盜竊之民
此其本也今俗吏之治皆不本禮讓而上克暴戾

伎害好爵人於罪貪財而慕執故犯法者衆姦邪

不止雖嚴刑峻法猶不爲變此非其天性有由然

也臣竊考國風之詩周南召南被賢聖之化深故

篤於行而廉於色鄭伯好勇而國人暴虎鄭風大

之篇曰禮揚暴虎獻于公所將叔無徂戒其傷汝

言以莊公好勇之故大叔肉袒空手搏虎取而獻

之國人愛叔故請之曰秦穆貴信而士多從死秦

勿快爲之忍傷汝也秦穆貴信而士多從死秦

公與群臣飲酒酒酣公曰生共此樂死共此哀於

是奄息仲行鍼虎許諾及公薨皆從死黃鳥詩所

爲作陳夫人好巫而民淫祀胡公夫人武王之女

也鼓舞晉侯好儉而民畜聚刺晉昭公也不能修道

而祀有鍾鼓不能以自樂故大王躬仁邠國貴恕言化

之仁故其俗皆貴誠恕由此觀之治天下者審所上而已今

之偽薄伎害不讓極矣臣聞教化之流非家至而人說之也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朝廷崇禮百僚敬讓道德之行由內及外自近者始然後民知所法遷善日進而不自知是以百姓安陰陽和神靈應而嘉祥見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壽考且靈以保我後生此成湯所以建至治保子孫化異俗而懷鬼方也今長安天子之都親承聖化然其習俗無以異於遠方郡國來者無所法則或見侈靡而放效之此教化之原本風俗之樞機宜先正者也

臣聞天人之際精祲有以相盪善惡有以相推事
作乎下者象動乎上陰陽之理各應其感陰變則
靜者動陽蔽則明者晦水旱之災隨類而至今關
東連年饑饉百姓乏困或至相食此皆生於賦歛
多民所共者大而吏安集之不稱之效也陛下祇
畏天戒哀閔元元大自減損省甘泉建章宮衛罷
珠厓偃武行文將欲度唐虞之隆絕殷周之衰也
諸見罷珠厓詔書者莫不欣欣人自以將見太平
也宜遂減宮室之度省靡麗之飾考制度脩外內
近忠正遠巧佞放鄭衛進雅頌舉異材開直言任

溫良之人退刻薄之吏顯絜白之士昭無欲之路
覽六藝之意察上世之務明自然之道博和睦之
化以崇至仁匡失俗易民視令海內昭然咸見本
朝之所貴道德弘於京師淑問揚乎疆外然後大
化可成禮讓可興也

論治性正家

元帝好儒術頗改宣帝之政又傳昭儀及子
定陶王愛幸寵於皇太子衡復上疏曰

臣聞治亂安危之機在乎審所用心蓋受命之王
務在創業垂統傳之無窮繼體之君心存於承宣

先王之德而褒大其功昔者成王之嗣位思述文武之道以養其心休烈盛美皆歸之二后而不敢專其名是以上天歆享鬼神祐焉其詩曰念我皇祖陟降庭止言成王常思祖考之業而鬼神祐助其治也陛下聖德天覆子愛海內然陰陽未和姦邪未禁者殆論議者未丕揚先帝之盛功爭言制度不可用也務變更之所更或不可行而復復之

下復音扶目反

是以群下更相是非吏民無所信臣竊恨

國家釋樂成之業而虛爲此紛紛也願陛下詳覽統業之事留神於遵制揚功以定群下之心大雅

曰無念爾祖聿脩厥德孔子著之孝經首章蓋至德之本也傳曰審好惡理情性而王道畢矣能盡其性然後能盡人物之性能盡人物之性可以贊天地之化治性之道必審己之所有餘而強其所以不足蓋聰明疏通者戒於大察寡聞少見者戒於雍蔽勇猛剛强者戒於大暴仁愛溫良者戒於無斷湛靜安舒者戒於後時廣心浩大者戒於遺忘必審己之所當戒而齊之以義然後中和之化應而巧偽之徒不敢比周而望進唯陛下戒所以崇聖德臣又聞室家之道脩則天下之理得故詩始

國風禮本冠婚始采國風原情性而明人倫也本

乎冠婚正基兆而防未然也福之興莫不本乎室

家道之衰莫不始乎梱內故聖王必慎妃后之際

別適長之位適讀禮之於內也卑不踰尊新不先

故所以統人情而理陰氣也其尊適而卑庶也適

子冠乎阼禮之用醴衆子不得與列所以貴正體

而明嫌疑也非虛加其禮文而已乃中心與之殊

異故禮探其情而見之外也聖人動靜游燕所親

物得其序得其序則海內自脩百姓從化如當親

者疏當尊者卑則佞巧之姦因時而動以亂國家

西漢書 卷之四 十八
故聖人慎防其端禁於未然不以私恩害公義陛下聖德純備莫不脩正則天下無爲而治詩曰于以四方克定厥家傳曰正家而天下定矣

貢禹

字少翁
蜀郡人
御史大夫

上言政事

元帝初即位徵禹爲諫大夫數虛已問以政事是時年歲不登郡國多困禹奏言曰

古者宮室有制宮女不過九人秣馬不過八匹牆塗而不凋木摩而不刻車輿器物皆不文畫苑囿不過數十里與民共之任賢使能什一而稅亡它

賦歛繇戍之役使民歲不過三月千里之內自給
千里之外各置晉貝職而已故天下家給人足頌聲
並作至高祖孝文孝景皇帝循古節儉宮女不過
十餘殿馬百餘匹孝文皇帝衣絺履革器無瑇文
金銀之飾後世爭爲奢侈轉轉益甚臣下亦相放
效衣服履絳刀劍亂於主上絳古
袴字主上時臨朝入
廟衆人不能別異甚非其宜然非自知奢僭也猶
魯昭公曰吾何僭矣今大夫僭諸侯諸侯僭天子
天子過天道其日久矣承衰救亂矯復古化在於
陛下臣愚以爲盡如太古難宜少放古以自節焉

論語曰君子樂節禮樂方今宮室已定亡可柰何
矣其餘盡可減損故時齊三服官輸物不過十笥
方今齊三服官作各數千人一歲費數鉅萬蜀廣
諸主金銀器歲各用五百萬三工官官費五千萬
東西織室亦然廩馬食粟將萬匹臣禹嘗從之東
宮見賜杯案盡文畫金銀飾非當所以賜食臣下
也東宮之費亦不可勝計天下之民所爲大飢餓
死者是也今民大飢而死死又不葬爲犬豬所食
人至相食而廩馬食粟苦其大肥氣盛怒至乃日
步作之王者受命於天爲民父母固當若此于天

不見邪武帝時又多取好女至數千人以填後宮
及棄天下昭帝幼弱霍光專事不知禮正妄多滅
金錢財物鳥獸魚鼈牛馬虎豹生禽凡百九十物
盡瘞臧之又皆以後宮女置於園陵大失禮逆天
心又未必稱武帝意也昭帝晏駕光復行之至孝
宣皇帝時陛下惡有所言群臣亦隨故事甚可痛
也故使天下承化取女皆大過度諸侯妻妾或至
數百人豪富吏民畜歌者至數十人是以內多怨
女外多曠夫及衆庶塋埋皆虛地上以實地下其
過自上生皆在大臣循故事之臯也唯陛下深察

古道從其儉者大減損乘輿服御器物三分去二

子產多少有命審察後宮擇其賢者留二十人餘

悉歸之

言人產子多少自有定命非由廣妾媵也

及諸陵園女亡子者

宜悉遣獨杜陵宮人數百誠可哀憐也廐馬可亡

過數十匹獨舍長安城南苑地以爲田獵之囿自

城西南至山西至鄠皆復其田以與貧民方今天

下飢饉可亡大自損減以救之稱天意乎天生聖

人蓋爲萬民非獨使自娛樂而已也故詩曰天難

諶斯不易惟王上帝臨女母貳爾心當仁不讓獨

可以聖心參諸天地揆之往古不可與臣下議也

若其阿意順指隨君上下臣禹不勝拳拳不敢不盡愚心

上言除贖罪法

孝文皇帝時貴廉絜賤貪汙賈人贅婿及吏坐臧者皆禁錮不得爲吏賞善罰惡不阿親戚罪白者伏其誅也白明也疑者以與民亡贖罪之法故令行禁

止海內大化天下斷獄四百與刑錯亡異武帝始臨天下尊賢用士闢地廣境數千里自見功大威行遂從者欲從讀曰嘗用度不足乃行壹切之變使犯法者贖罪入穀者補吏是以天下奢侈官亂民

貧盜賊並起亡命者衆郡國恐伏其誅則擇便巧
史書習於計簿能欺上府者以爲右職姦軌不勝
則取勇猛能操切百姓者以苛暴威服下者使居
大位故亡義而有財者顯於世欺謾而善書者尊
於朝諱逆而勇猛者貴於官故俗皆曰何以孝弟
爲財多而光榮何以禮義爲史書而仕宦何以謹
慎爲勇猛而臨官故黥劓而髡鉗者猶復攘臂爲
政於世行雖犬彘家富執足目指氣使是爲賢耳
故謂居官而置富者爲雄桀處姦而得利者爲壯
士兄勸其弟父勉其子俗之壞敗乃至於是察其

所以然者皆以犯法得贖罪逐士不得真賢相守

崇財利

相諸侯相也
守郡守也

誅不行之所致也今欲興至

治致太平宜除贖罪之法相守選舉不以實及有

臧者輒行其誅亡但免官則爭盡力爲善貴孝弟

賤賈人進真賢舉實廉而天下治矣孔子匹夫之

人耳以樂道正身不解之故

詳讀
曰解

四海之內天下

之君微孔子之言亡所折中况乎以漢地之廣陛

下之德處南面之尊秉萬乘之權因天地之助其

於變世易俗調和陰陽陶冶萬物正天下易於決

流抑隊自成康以來幾且千歲欲爲治者甚衆然

而太平不復興者何也以其舍法度而任私意奢
侈行而仁義廢也陛下誠深念高祖之苦醇法太
宗之治正己以先下選賢以自輔開進忠正致誅
姦臣遠放讒佞放出園陵之女罷倡樂絕鄭聲去
甲乙之帳退偽薄之物修節儉之化驅天下之民
皆歸於農如此不解則三王可侔五帝可及唯陛
下留意省察天下幸甚

士伍尊

先嘗有爵經奔免之而與士
卒爲伍故稱士伍其人名尊

上書請復丙吉後爵邑

丙吉傳陽侯丞相丙吉盡子顯嗣後有罪削爵

關內侯元帝時長安士伍尊上書曰

臣少時爲郡邸小吏竊見孝宣皇帝以皇曾孫在
郡邸獄是時治獄使者丙吉見皇曾孫遭離無辜
吉仁心感動涕泣悽惻選擇復作胡組養視皇孫
吉常從臣尊日再侍臥庭上後遭條獄之詔吉扞
拒大難不避嚴刑峻法既遭大赦吉謂守丞誰如
皇孫不當在官

言皇孫不當在獄官宜
屬郡縣也誰如人名

使誰如移

書京兆尹遣與胡組俱送京兆尹不受復還及組
日滿當去皇孫思慕吉以私錢顧組令留與郭徵
卿並養數月乃遣組去後少內嗇夫白吉曰食皇

孫亡詔令時吉得食米肉月月以給皇孫吉即時
病輒使臣尊朝夕請問皇孫視省席蓐燥濕候伺
組徵卿不得令晝夜去皇孫救盪數奏甘毳食物
所以擁全神靈成育聖躬功德已亡量矣時豈豫
知天下之福而徵其報哉誠其仁恩內結於心也
雖介子推割肌以存君不足以比孝宣皇帝時臣
上書言狀幸得下吉吉謙讓不敢自伐刪去臣辭
專歸美於組徵卿組徵卿皆以受田宅賜錢吉封
爲博陽侯臣尊不得比組徵卿臣年老居貧死在
且暮欲終不言恐使有功不著吉子顯坐徵文奪

爵爲關內侯臣愚以爲宜復其爵邑以報先人功德

京房

字君明東郡頓丘人

上封事一

元帝時石顯五鹿充宗皆疾房欲遠之建言以房爲魏郡太守房自知數以論議爲大臣所非不欲遠離左右及爲太守憂懼乃三上封事

辛酉以來蒙氣衰去太陽精明臣獨欣然以爲陛下有所定也然少陰倍力而乘消息臣愚陛下雖

行此道猶不得如意臣竊悼懼守陽平侯鳳欲見未得至巳卯臣拜爲太守此言上雖明下猶勝之効也臣出之後恐必爲用事所蔽身死而功不成故願歲盡乘傳奏事蒙哀見許迺辛巳蒙氣復乘卦太陽侵色此上大夫覆陽而上意疑也已卯庚辰之間必有欲隔絕臣令不得乘傳奏事者

至新豐上封事二

臣前以六月中言遯卦不効法曰道人始去寒涌水爲災至其七月涌水出臣弟子姚平謂臣曰房可謂知道未可謂信道也房言災異未嘗不中今

涌水已出道人當逐死尚復何言臣曰陛下至仁於臣尤厚雖言而死臣猶言也平又曰房可謂小忠未可謂大忠也昔秦時趙高用事有正先者非刺高而死高威自此成故秦之亂正先趣之今臣得出守郡自詭效功恐未效而死惟陛下毋使臣塞涌水之異當正先之死爲姚平所笑

至陝上封事三

乃丙戌小雨丁亥蒙氣去然少陰并力而乘消息戊子益甚到五十分蒙氣復起此陛下欲正消息雜卦之黨并力而爭消息之氣不勝疆弱安危之

機不可不察已丑夜有還風盡辛卯

還風暴風也風爲教令言

正令還也

太陽復侵色至癸巳日月相薄此邪陰同力

而太陽爲之疑也臣前白九年不改必有星亡之異臣願出任良試考功臣得居內星亡之異可去議者知如此於身不利臣不可蔽故云使弟子不若試師臣爲刺史又當奏事故復云爲刺史恐太守不與同心不若以爲太守此其所以隔絕臣也陛下不違其言而遂聽之此廼蒙氣所以不解太陽亡色者也臣去朝稍遠太陽侵色益甚唯陛下毋難還臣而易逆天意邪說雖安于人天氣必變

故不可欺天不可欺願陛下察焉

翼奉

字少君下邳人
博士諫大夫

請徙都䟽

上延問奉以得失奉以爲祭天地於雲陽汾
陰及諸寢廟不以親踈迭毀皆煩費違古制
又宮室苑囿奢泰難供不改其本難以未正
迺上䟽曰

臣聞昔者盤庚改邑以興殷道聖人美之竊聞漢
德隆盛在於孝文皇帝躬行節儉外省繇役其時
未有甘泉建章及上林中諸離宮館也未央宮又

無高門武臺麒麟鳳凰白虎玉堂金華之殿獨有
前殿曲臺漸臺宣室溫室承明耳孝文欲作一臺
度用百金重民之財廢而不爲其積土基至今猶
存又下遺詔不起山墳故其時天下大和百姓給
足德流後嗣如今處於當今因此制度必不能成
功名天道有常王道亡常亡常者所以應有常也
必有非常之主然後能立非常之功臣願陛下徙
都於成周左據成臯右阻龜池前鄉崧高後介大
河建滎陽扶河東南北千里以爲關而入教倉地
方百里者八九足以自娛東厭諸侯之權西遠羗

胡之難陛下共已無爲按成周之居兼盤庚之德
萬歲之後長爲高宗漢家郊兆寢廟祭祀之禮多
不應古臣奉誠難直居而改作故願陛下遷都正
本衆制皆定亡復繕治宮館不急之費歲可餘一
年之畜臣聞三代之祖積德以王然皆不過數百
年而絕周至成王有上賢之材因文武之業以周
召爲輔有司各敬其事在位莫非其人天下甫二
世耳然周公猶作詩書深戒成王以恐失天下書
則曰王母若殷王紂其詩則曰殷之未喪師克配
上帝宜監于殷駿命不易今漢初取天下起於豐

沛以兵征伐德化未洽後世奢侈國家之費當數
代之用非直費財又乃費士孝武之世暴骨四夷
不可勝數有天下雖未久至於陛下八世九主矣
雖有成王之明然亡周召之佐今東方連年飢饉
加之以疾疫百姓菜色或至相食地比震動天氣
溷濁日光侵奪繇此言之執國政者豈可以不懷
怵惕而戒萬分之一乎故臣願陛下因天變而徙
都所謂與天下更始者也天道終而復始窮則反
本故能延長而亡窮也今漢道未終陛下本而始
之於以永世延祚不亦優乎如因丙子之孟夏順

太陰以東行到後七年之明歲必有五年之餘蓄
然後大行考室之禮雖周之隆盛亡以加此唯陛
下留神詳察萬世之策

奏災異封事

臣聞之於師曰天地設位懸日月布星辰分陰陽
定四時列五行以視聖人名之曰道聖人見道然
後知王治之象故畫州土建君臣立律歷陳成敗
以視賢者名之曰經賢者見經然後知人道之務
則詩書易春秋禮樂是也易有陰陽詩有五際春
秋有災異皆列終始推得失考天心以言王道之

安危至秦乃不說傷之以法是以大道不通至於
滅亡今陛下明聖深懷要道燭臨萬方布德流惠
靡有闕遺罷省不急之用賑救困貧賦醫藥賜官
錢恩澤甚厚又舉直言求過失盛德純備天下幸
甚臣奉竊學齊詩聞五際之要十月之交篇知日
蝕地震之效昭然可明猶巢居知風穴處知雨亦
不足多適所習耳臣聞人氣內逆則感動天地天
變見於星氣日蝕地變見於竒物震動所以然者
陽用其精陰用其形猶人之有五藏六體五藏象
天六體象地故滅病則氣色發於面體病則欠伸

動於貌今年太陰建於甲戌律以庚寅初用事歷

以甲午從春

太陰在甲戌別太歲在子十二歷中月庚寅日黃鍾律初起用事也

甲庚律得參陽性中仁義情得公正貞廉

甲庚皆三陽甲

在東方爲仁庚在西方爲義戌爲公正寅午爲廉貞百年之精歲也正以精

歲本首王位日臨終時接律而地大震其後連月

久陰雖有大令猶不能復陰氣盛矣古者朝廷必

有同姓以明親親必有異姓以明賢賢此聖王之

所以大通天下也同姓親而易進異姓疏而難通

故同姓一異姓五迺爲均平今左右亡同姓獨以

舅后之家爲親異姓之臣又疏二后之黨滿朝非

特處位執尤奢僭過度呂霍上官足以下之甚非
愛人之道又非後嗣之長策也陰氣之盛不亦宜
乎臣又聞未央建章甘泉宮才人各以百數皆不
得天性若杜陵園其已御見者臣子不敢有言雖
然太皇太后之事也及諸侯王園與其後宮宜爲
設員出其過制者此損陰氣應天救邪之道也今
異至不應災將隨之其法大水極陰生陽反爲大
旱甚則有火災春秋宋伯姬是矣伯姬魯成公女
宋恭公之夫人
也幽居守寡既久而唯陛下財察
遇火災極陰生陽也

諸葛豐

字少季瑯琊人司隸校尉族光祿大夫

上書欲治權幸

時侍中許章以外屬貴幸奢淫不奉法度賓客犯事與章相連豐案劾章欲奏其事適逢章私出豐駐車與節詔章下欲收之章迫窘馳車去因得入宮門自歸上歸乞哀於天子也豐亦上奏於是收豐司隸節豐上書謝曰

臣豐駑怯文不足以勸善武不足以執邪陛下不量臣能否拜爲司隸校尉未有以自效復秩臣爲光祿大夫官尊責重非臣所當處也又迫年歲衰暮常恐卒填溝渠無以報厚德使論議士譏臣無

補長獲素餐之名故常願捐一旦之命不待時而
斷姦臣之首縣於都市編書其罪使四方明知爲
惡之罰然後却就斧鉞之誅也却退誠臣所甘心也
夫以布衣之士尚猶有刎頸之交今以四海之大
曾無伏節死誼之臣率盡苟合取容阿黨相爲念
私門之利忘國家之政邪穢濁溷之氣上感于天
是以災變數見百姓困乏此臣下不忠之效也臣
誠耻之亡已凡人情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忠
臣直士不避患害者誠爲君也今陛下天覆地載
物無不容使尚書令堯賜臣豐書曰夫司隸者刺

舉不法善善惡惡非得顯之也勉處中和順經術
意恩深德厚臣豐頓首幸甚臣竊不勝憤懣願賜
清宴唯陛下裁幸

再上書

臣聞伯奇孝而棄於親子胥忠而誅於君隱公慈

而殺於弟

魯隱公欲立弟桓公為其尚少

叔武弟

而殺於兄

叔武衛成公之弟夷叔也成公避晉之難出奔陳使大夫元咺奉叔武以居守

其後晉人納成公成公疑叔武而先期入武夫以叔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武夫以

四子之行屈平之材然猶不能自顯而被刑戮豈
不足以觀哉使臣殺身以安國蒙誅以顯君臣誠

願之獨恐未有云補而爲衆邪所排令讒夫得遂
正直之路雍塞忠臣沮心智士杜口此愚臣之所
懼也

史丹

字君仲魯國人左
將軍封武陽侯

諫易太子

竟寧元年上寢疾傳昭儀及定陶王常在左
右而皇太子希得進見上疾稍侵意忽忽不
平數問景帝時立膠東王故事是時皇后太
子皆憂不知所出丹以親密臣得視疾入卧

內頓首伏青蒲上涕泣言曰

皇太子以適長立積十餘年名號繫於百姓天下莫不歸心臣子見定陶王雅素愛幸今者道路流言為國生意以為太子有動搖之議審若此公卿以下必以死爭不奉詔臣願先賜死以示群臣

平當

字子思平陵人光祿大夫關內侯

上書請復太上皇寢廟園

臣聞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三十年之間道德和洽制禮興樂災害不生禍亂不作今聖漢受命而王繼體承業二百餘年孜孜不怠政令清矣然風俗未和陰陽未調災害數見意者大本有

不立與何德化休徵不應之久也既福不虛必有因而至者焉宜深迹其道而務修其本昔者帝堯南面而治先克明俊德以親九族而化及萬國孝經曰天地之性人為貴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夫孝子善述人之志周公既成文武之業而制作禮樂脩嚴父配天之事知文王不欲以子臨父故推而序之上極於后稷而以配天此聖人之德亡以加於孝也高皇帝聖德受命有天下尊太上皇猶周文武之追王大王王季也此漢之始祖後嗣所宜尊

奉以廣盛德孝之至也書云正稽古建功立事可
以永年傳於亡窮

西漢書疏卷之四終